

哑巴坑印记

狄振鲁

老街北面有一个大水坑，又叫哑巴坑，那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游乐场，我们在这里垂钓，打水漂，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大水坑常年被村民取土，坑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夏天四处的雨水就流淌在这坑里，越积越多，形成了大水坑。大水坑呈圆形，一年四季有水，东依田间路，南连出城道，西抵老城墙，北矗抽水屋，四周都是光秃秃的，连棵树都没有。哑巴坑像大地睁开的一只巨眼，孤独的望着广阔的天空，像一口巨锅，煮出农家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像一面巨镜，照出农家孩子的天真和单纯，照着农家人的勤劳和艰辛。

玩水是孩子的天性。曾有一个小女孩，去姥姥家路过大水坑，挡不住诱惑，在坑边踩水玩。不小心跌入水中，被一位干活的庄稼人救上岸。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成了小女孩溺亡。家长都看管紧了孩子，不允许到大水坑来玩。

我曾看到一位母亲在坑边打孩子，边打边说，你怎么那么没有记性？这水是怎么吃孩子的……

仲春以后，进入最好的垂钓季节。我偷来母亲的缝衣针，在煤油灯上烧红了弯成鱼钩，用废牙膏皮卷成卷儿当铅坠；用蒜头中间的杆子做成浮漂，鱼线系杆头是站漂，系中间是横漂。从鱼钩针鼻眼纫上一根奶奶缝被子用的白色粗棉线，对折成一股做鱼线；鱼竿是从生产队菜地里捡得一根架豆角用的裂开了

缝的弯竹竿，然后把线绑在竿头，七拼八凑成第一套我的钓具。

翻开院子里水瓮旁阳沟下的湿土块，通常会发现蚯蚓，这是最好的鱼饵。捡出细蚯蚓，包在葵花叶子里作鱼饵，在大门外把钓具和鱼饵藏好。

放学了，约几个伙伴来到哑巴坑，一字排开，左胳膊窝夹竿，掐一截细蚯蚓，左手捏鱼钩，右手挂鱼饵，然后将鱼钩用力一甩，鱼钩在天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落入水中。

钓鱼大赛开始了。不打窝子，不管深浅，不“怕得鱼惊不应人”，真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还真，有些倒霉的鲫鱼、白鲢时而上钩，但也常因我们钓技不佳而虎口脱险。钓上来的鱼小，不能吃，不好养，不敢拿回家去，就放在装水的铅笔盒里，玩一会儿又放水里。每次虽是空手而归，但制作鱼竿，垂钓坑鱼的体验是任何游戏无法比拟的。

夏天，我和伙伴在坑边割草，一只小黑盆似的老鳖趴在坑边晒盖。它全身灰色，背有硬壳，朝天空使劲伸展着长长的脖颈，小眯眼缝着，惬意享受日光浴。伙伴眼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到坑边，老鳖来不及跳水逃生，就被镰刀往坑沿拨。

老鳖是比较凶猛的鱼类，咬到东西不轻易松口，一说要星星出来才松口，一说把头刺掉。老鳖不甘束手就擒，张牙舞爪，又咬又抓，一会儿前空翻，腹壳朝天，一会儿后空翻，背壳着地，翻来覆去，被拨到坑沿上，拨到倒掉草的粪箕子里，被端到老大街上卖了三块钱。

田，去探寻关于一颗米粒的一生。春末初夏时节，但见一株株盈盈绿苗吸附着原生家庭的泥土，某日被庄稼人拾掇到土筐里，然后肩挑俩筐到达田塍。接下来便是动作娴熟地挽起裤管，赤脚下田，手握嫩绿色的秧宝宝开始栽种着秋天的收获。为此，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插秧诗》，尽情描绘了充满哲学意味的插秧情节：“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农人双手沾满了淤泥，额头布满了汗水，待所有的秧苗移居到了新的住所，插秧人已累得直不起腰来。这些繁琐劳累都是为斩获世间的“珍珠”从而精心铺陈的。

青翠欲滴的秧苗静谧而端庄地立在水田里，像婴儿吮吮乳汁一样酣饮着田里的营养。它们吸日月之精华，纳天地之灵气，头朝着蓝天白云开始猛“蹿个头”，庄稼人像侍弄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幼苗，生怕有啥闪失。碧空万里之时，农人手拿一把铁铲到田里巡视，习惯性地把田埂引水口处铲一些泥土夯实加固，以利于水缓缓流淌，将田里的秧苗紧紧环绕；狂风暴雨之时，农人依然要拿一把铁铲到田里梭巡，如若涨水了，便立即铲出一道口子，把多余的水引流出去，以免水泛滥成灾决埂而出。每当炎炎夏日，蛙鼓蝉鸣之时，正是稻子抽穗的关键时期，但见不根大口喝水，青青的谷壳才会灌浆饱满，这种青中带玉的胞浆正是米粒的雏形。直到秋姑娘闪亮登场，以迅雷之势席卷大地，裹着金黄外壳的米粒便把整个秋天也映衬得虚怀若谷起来，只等深谙庄稼活的农人前来收割沉甸甸的稻子，然后便是脱谷、晾晒、去壳，最后犹如玉白珍珠般的大米在勤劳人粗糙的大手间变得熠熠生辉，一粒粒的米在风吹日晒中正式走完了孕育蜕变，化茧成蝶的一生。

有人说“米是漫山遍野的精灵”。全国各地的村庄，蜿蜒的河流，大小不一的梯田，除了盛产有目共睹的大米，还有人类没齿难忘的糯米，人们通常把它磨成粉，用来制作糍粑、粽子、汤圆等食品。超市里售卖的还有我们本地不曾种植的黑米，但我迄今为止都没有见识过绿畦香稻梗米，犹记《红楼梦》第六十二回里面俏伶芳官说饿了，让厨房柳嫂送饭来，不多时便差人送来了一个盒子，里面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酥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荧荧蒸的绿畦香稻梗米饭。倒是亲眼目睹御田胭脂米熬制的稀饭已成了满大街的流行，但见《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中写贾母吃的稀饭是红稻米粥，被视为尊贵主子才配进食的红米粥其实就是御田胭脂米，如今它已进入寻常百姓人家，早已失去了身价不凡的尊贵。

一粒米即是一个发光的生命体，粒粒凝结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汗，记录着庄稼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味腴粒长之米从乡村辗转到城市，再到各家各户的饭碗里，它携带着村庄与稻田的风情以及大自然的无穷奥妙奔赴于人间，温润有致地抚慰着人类的肠胃。由此说来糟蹋一粒米就是对生命的亵渎，在这个“稻米为王”的尘世间，米粒虽小，尤见礼义廉耻；节俭事微，可助兴国安邦。

米粒是大地上的珍珠，是人间宝藏，它喂养了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

当时，一个普通的打工人的月工资可能只有十块钱左右，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找不到班上。那时的三块钱，可看三十场电影，可租三百本小画书。夏天我一滴汗珠摔八瓣，割一粪箕子草，背到三里外的南教堂，排队两小时，一斤草卖一分钱。那时我们是没有零花钱的，赶一次庙会，家长给一毛钱就是大票了。手里有三元钱就是巨款了，伙伴一日暴富，让我们羡慕了好几个月。

我做梦都想天上馅饼掉到我头上。你别说，还真有别说。一次，我去割草，一只漂亮的长喙翠鸟落在坑边，我用粪箕子扣住了它，高兴的边走边想，这么美丽的鸟拿到老大街上也能卖个好价钱吧！在当街，本家的一位奶奶告诉我：“这是水鸟，没鱼吃会饿死的，放了它吧！”我只得忍痛割爱。

哑巴坑边有一间小屋，里面有台抽水机——农村灌溉用的一种机器。夏天的小麦，秋天的玉米、高粱、黄豆都离不开哑巴坑水的滋润。

天旱的日子，一听说水坑要抽水了，我和伙伴赶紧溜过去玩。夏天的中午，太阳晒得人汗流浹背，我们在抽水机旁玩起了水上游戏。

大人劳作，无暇带孩子玩，只有在水坑里舀水取荷，有大人保驾，孩子才能到水坑边玩两次。这时，孩子们像过年一样高兴，衣兜里鼓鼓囊囊装着珍藏的薄瓦片，那是打水漂的最好的“子弹”。我们跟在大人后面，雄纠纠，气昂昂，跨过田间路，来到大水坑。

舀荷就是把已经捆好的荷杆放到水

坑里面，等自然发酵后再捞出来晒干，扒下荷皮（取其纤维）搓绳用于农业生产。

青荷已经过日晒，一捆捆矗立在大坑沿上。伙伴们有的在荷杆上寻找漏网的荷果。有的抽根荷杆“武斗”起来，有的做打水漂热身，水坑内外飘荡孩子们笑声、喊杀声，瓦片石片击水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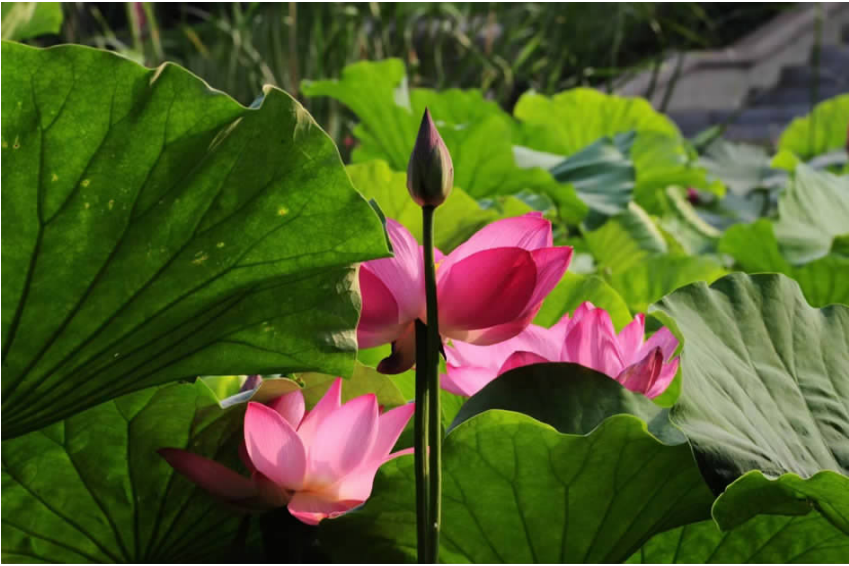
“打水漂”是一种古老的水上游戏，用扁形瓦片或石片，在手上呈水平放置后，用力飞出，瓦片擦水面飞行弹跳，直至惯性用尽后沉水。“刷”一道影子划过空气，“嗒、嗒、嗒”，像蜻蜓点水，漂亮的三级跳，开出三朵水花。

瞧得大人漂技痒痒，也要一展身手，追忆一下童年的快乐，“嗖”甩手一掷，激起一串水花，引来阵阵尖叫。

挖荷的日子，也是孩子们的狂欢日。还没走到水坑边，远远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老人说：“臭味越大荷就会沤得越好。”走到水坑边上，几个男劳力跳进水坑里去取荷，一捆一捆往坑沿递，女劳力接着把捆打开，晒在搭好的架子上。

取荷捆像哪吒闹海舞动混天凌，搅动坑水，呛得鱼翻了坑。我和伙伴扑通、扑通跳进臭水里，参加捞鱼大战，筛子端，箬篱捞，鳖盖子盛……忘带“家什儿”的，赤手空拳上阵，单手抓，双手捧，水溅脸上似黑鬼，青苔粘身如穿绿铠甲……

一年又一年，仿佛就这么钓着漂着，我们就长大了。不知道时候，我们告别了哑巴坑，告别了童年。但它给我们带来乐趣，至今萦绕在脑海。



《少陵荷韵》 张晓东摄影作品

摸河蚌

刘峰

色树叶在水底飘啊飘，那姿态，有点像宇航员在太空漫步。留在它身后的，是一道蜿蜒蜿蜒、细细长长的痕迹，线条之美，耐人寻味。

三伏天，骄阳照在河面明晃晃的，水底却是一片清凉。“扑通，扑通——”我和小伙伴们来到河边，纷纷跳进河水，开始了戏水，一个个成了“浪里白条”。对于我们的到来，河蚌是极为敏感的，它们立即静若处子，紧闭两瓣壳儿，仿佛嵌在河床的鹅卵石。

这一段河床，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大家如鱼得水，在河里畅游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玩着玩着，就打起了水仗，一个猛子扎下去，掏出一坨泥沙，就相互掷了起来。一群晒得黑不溜秋的小子，像一群鱼鹰在河里钻进钻出。

掏着掏着，就从泥沙里掏出一只光溜溜、圆扁扁的家伙，沉甸甸地捧在手里，一瞧，嘿！原来是河蚌。

一想到河蚌的鲜美，大家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要知道，在清苦的旧年乡间，河蚌正好用来补充营养的不足，是十足的诱惑。收工时分，常见有人来捞河蚌。他们的工具十分有

趣。夏天不知不觉已经过半。起初，微微热浪蒸腾，你以为它会消停些，可是那热却一点点地盛大起来。温风至，暑热涌动，即便穿着单薄的衣裳，也还是觉得被暑气包围，一运动，溻得汗水溢出来。在北方还好，这里的热是燥热，可在南方，这热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堵在胸口的闷热。老黑狗趴在树下，不停地吐着舌头；湖里的鱼，热得游到水面连连换气；宽阔的湖面上，一圈圈波纹，伴着几个鱼吐出来的泡泡。你在岸边看着湖面，也还是觉得心口堵得慌。

这时，便在心头期待着，倘若有一场雨马上来临该有多好。不论是狂风骤雨，还是蒙蒙细雨，都是对这热浪的一种驱散。于是下意识抬头看天空，可偌大的天空，却分明看不到雨的印记。太阳还是毒辣辣的，像是沸腾的火锅，在不停地冒着热气。即便是飘过天边的一朵云，你也还是能够从它身上看到一丝被热浪萦绕的疲倦。

于是，心情渐渐变得沮丧起来，是一不小心打破了五味瓶，不是滋味。炎炎暑热，对农作物是不利的，小麦、水稻、豆角……它们都需要雨水的灌溉。记得童年的夏天，干旱来袭，庄稼惨淡，寥寥颗粒，由于没有及时的雨水润泽，甚至连土地上也多了很多裂痕。

夏天的热，是对人们的一种考验。夏天的雨，则会将积压在人们心头的种种褶皱与压抑一洗去。它没有春雨的缠绵悱恻，也没有秋雨的凄凉萧瑟，更不像初冬雨水的冰冷刺骨，夏天的雨，带着几分娇羞与清新，从春天蜕变，走向沉稳的秋天。夏天的雨，是一种平衡，轻轻洒落，丝丝入扣。你不知道它何时会来，所以你紧巴巴地盯着天空的云。

终于，某个清晨，一场细雨不期而至。从房间的窗子看出去，并没有看到东方天空的霞光，而是看到了一片片灰蒙蒙的云，天空像是一张要哭泣的脸。即便是这样有些压抑的天气，可在你眼中也是欣喜，那是盼了又盼，才盼来的雨水。楼下的地面，也不再蓬头垢面，飞尘四散。被雨水淋过的街道，焕然一新，尘埃也安分了不少。雨水，轻轻洒落，如同一位温婉的江南女子，用她纤细的手指轻轻拨动着琴弦，奏出一曲宁静而悠扬的夏之序曲。雨水打在窗棂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似是在诉说着夏天的故事。

早出的人们撑着伞行走在雨中。雨滴从伞上滑落到地面的水洼，泛起层层涟漪。在这样的雨中行走，似乎连思绪也变得轻松和清新，于是，一路上，人们也带着元气满满的精神迎接新一天的工作了。

雨后，空气格外清新，带着一丝泥土的芬芳和花草的清香。微风拂过，树叶轻轻摇曳，沙沙

作响，向世人展示着它们独特的舞姿。此时，太阳也悄然露出了头，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大地上，为万物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两旁的稻田里，绿油油的稻苗正茁壮成长，它们在微风的吹拂下，左摆右晃。远处的山峦，在雨水的滋润下，更加青翠欲滴。随着雨水的远去，山脚下的溪流，开始慢慢呈现出原本清澈见底的模样，水面上漂浮着几片绿叶，随着溪水的流动，缓缓向前。

下过一场雨，午后也不再闷热。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树荫下乘凉。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手摇着蒲扇，谈论着往事；孩子们则在草地上追逐嬉戏，欢笑声此起彼伏，为这宁静的午后增添了几分生趣。

当夜幕降临，微风渐渐平息，但空气中仍残留着白天雨后的清新。天空中的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如同镶嵌在黑色天幕上的宝石。月亮则高悬于夜空，洒下柔和的月光，为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衣。

炊烟，从屋顶的烟囱里缓缓升起，朝着四面飘散，风里带着香味，那是熟悉可口的饭菜的味道。饭后，有的人坐在庭院里，手摇蒲扇，望着星空沉思；有的人则来到河边，欣赏着月光下的美景。河面上波光粼粼，倒映着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仿佛整个宇宙都被倒映在了这小小的河面上。一条舞曳着的河水呀，它肯定见过雨水的痕迹！

希望能摸到一只蚌精，通过它，洞悉一条河的秘史，打开一个古老的水下世界。

在某年一个暑气渐消的午后，在河水里泡大的我们，纷纷走上岸，从此各奔东西，渐行渐远。那个芦荻瑟瑟的黄昏，鲜红的夕阳染红了整片河流。当抬着一筐筐河蚌，走向炊烟袅袅的村庄，我们像一群凯旋的远古渔人回到了家园。

很快，大人们用锋利的小刀娴熟地沿着河蚌的边缘飞快划下，取出一坨坨肥嫩鲜美的斧足，烹煮炒煲间，它们所带来的舌尖的快感，让清贫的村庄如同过节。由于收获满满，我们因此免去了逃避功课、干家务所带来的惩罚。

饕餮过后，满地空壳堆积，宛如许多枚小小的月亮，散发着幽幽幽蓝的荧光，想到一群鲜活的生命因我们而终结，让人内心不免产生一丝恹惶。

如今，偶尔回乡，乘船从河上经过，仿佛心电感应似的，心里总会莫名地一紧，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蚌，在时间的长河里，带着面具，随波逐流。

夏雨清风格外新

管淑平